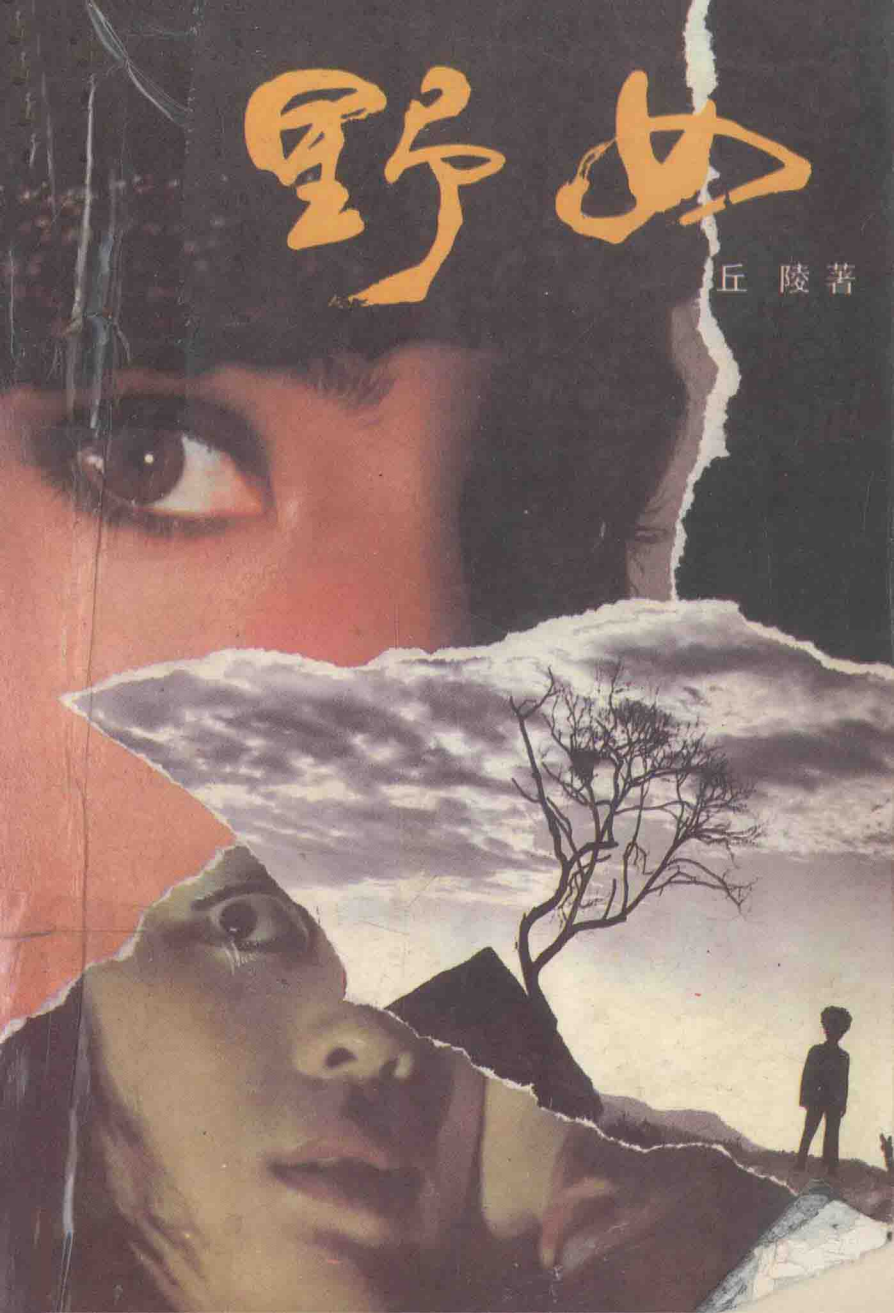


野女

丘陵 著



要 封 容 内

野 女

丘 陵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

一九九二年·沈阳

辽新登字 3 号

野 女

yě nǚ

丘 陵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110001)

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清 原 县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: 300,000 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14 $\frac{3}{4}$

1993年1月第1版

1993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5,520

责任编辑: 徐广顺

责任校对: 潘晓春

封面设计: 冯少玲

封面题字: 李勤学

ISBN 7-5313-0791-X/I·726

定 价: 7.30元

内 容 提 要

湘西是块神秘的土地，愚昧、犷悍、野蛮、娇艳、旷达、神勇，它有别于中原的任何地方。

小说以苗家姑娘野女的40年经历为线索，展示了一系列极具神秘色彩的鲜为人知的故事，在盗匪横行的年代女人也学会了杀人。尽管野女怀武功与胆识于一身，只因她太美了，她的美使众多色胆包天之徒铤而走险，所以她不得不一次次遭受生死的考验。她同所有的女人一样无法逃脱欺凌与蹂躏。她陷入一个个不幸的爱情泥潭，身心备受摧残。为了爱她误杀了自己所炽烈爱恋的苗家汉子岩龙；为了恨，她手刃色胆包天的土匪吴七……在刀光剑影中，她又迎来了一个新时代。

经历了梦魇般的变故后，野女拒绝了一切该属于自己的爱，当一个颇具献身精神的异族男人来到这偏远的苗寨时，野女的生活发生了剧变。

苗家的风情与习俗随着具有浓重民族色彩的语言跃然纸上。

上 卷

第一章

“呜……”一声撕破夜空的骇人的嚎叫把她惊醒了。这森林中充满着原始荒野的神秘，黑得像锅底，静得像深潭。在黑魆魆的树林间，一对铃铛大的阴森森的光在慢慢向她逼近。她惊惶地睁大眼睛：那身形，那气味，没错，是豹子！她不由得打了个寒颤，赤裸裸的身子，从上自下被紧绑在树上，仿佛一堆肉在乖乖地等着喂给那野物。她本能地运足气力挣了挣，手脚施展不得，皮肉刀剌般疼，她的心紧缩着，绝望得浑身发冷。突然，那豹子停了下来，鼻子嗅嗅，一口叼住她地上一团东西，“哇……”一声嘶哑气绝的伢儿哭喊，像一把尖刀插在她的心窝，“旺儿——”她顿觉天旋地转，像从山顶摔下了深渊。过一刻，豹子兴奋地一声嚎叫，向她扑来。只听“嘿”地一声，她睁眼一看，一把飞镖直插豹子腰窝，豹子一声怪叫倒向一边。那是个男人。受伤的野物发疯地跳起来，后腿伸直而立，比人还高，那人使用的镖刀太短，一时只剩了招架之功。“丢镖，丢镖！”她蓦地清醒，连声喊道。那人闻声后退几步，与豹子的距离还没拉开，绊住身后一根树藤，重重仰身倒地，豹子一声吼叫扑上去。她的脑袋“轰”地一响，失去了知觉。

“野女，野女。”有人在遥远的地方呼唤着她的名字，她想应，喉咙却嘶哑着，只出得声长长的气。

“噢，醒了。”一声男人清晰的欢叫。她震惊地睁开眼睛，一张胡子拉碴的圆盆般的脸，一双黑葡萄般的眸子正对着她。她本能地翻身坐起，慌乱地抓过苞谷叶盖住赤裸裸的身子，洞中烧着一堆大火，柴枝噼啪响着，一阵温热使她面孔红润，通身光亮。她羞涩地把脸孔扭过一边，孤独苦楚中茫然道：“你是……”

“岩龙，我是岩龙，记得吗？”他眼睛闪着希冀的光，努力想唤起她的记忆。

“岩龙？”她喃喃道。她依稀记得这个人名，在她阿爸手下习过武艺。可这张脸，那么老成，那么粗犷，那刚毅悦目的外表和彬彬有礼的举止，富于情感的嗓音，具有男人的魅力，她好像又一点都不认得。那男人失望地转过身去说：

“你不认得我了，我一眼就认出了你。”声音极温柔，与他那魁岸的粗像极不相称。

她抱歉地一笑，转过话题：“你把那豹子杀死了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是你背我来的？”

“嗯。”这中年汉子，一时慌乱得像个少年。

她脸一红，意识到自己说了句多余的话，不安地动了动一丝不挂的身子。他也不安地双手在腰带上搓了搓，机械地往火堆里加了几块柴，像下了决心般地说：“你不要乱想，好生休息，我下山去。”

“去做哪样？”她颤抖着十分无助地问。刚刚受过一场毁灭性打击的她，悲痛、凄凉到了极度，她需要有人来缓解她的孤独与凄楚。“不，不！”她想说：“不要走，不要离开这里！”可她不敢，他是谁？怎么能对他说。他听到她的两个“不”字，惊诧地回过头来，用目光爱抚她一阵，轻声说：“莫怕，来，吞下这颗药。我去取衣服。”

她接过药，吞下去，驯服地在苞谷壳铺就的岩床上躺了下去，眼泪一涌而出。

那强壮的男人消失在黑洞口，只留下深不可测的洞和给人温暖的火。她浑身软得像棉花，头昏脑胀，身子又痛又痒，好累好累，在一种沉睡的状态中，她梦幻般地躺着：“岩龙……岩龙……”

丧堂鼓敲起来了。

祭幛对联，金童玉女，五彩花筒，六角花灯，旗带飘扬，一路路奔丧人马，来到灵堂致祭。三跪两揖，接着移到灵堂四周的长凳上，像一尊尊石头坐着，垂着灰黑的脸，看着柳床下那盏摇摇曳曳的地府灯。他们都与野女家有关联，只要有事，无论是草叶传信，风月飞讯，都会备好香烛纸米肉炮，相邀而来。一个个面孔像都没有悲哀，又像悲哀得不能言语。

阿婆那黑瘦的双手紧握着直直放在身旁，柳床太长，她躺在上面，像个沉睡的伢儿。脚边的一碗白米饭，一个熟鸡蛋还冒着热气，像在等待着她的醒来。

阿爸阿咪披白侍立门内，迎候着来往人客。灵堂外的戴

白帕，穿白衣的孝子们被叫进来。不穿白衣的人，首帕上也戴了块白布，上面贴了块红红的小尖角纸。

苗老司那尖长的下巴像木犁般撮起，他已唱完了《探亡》歌，在等待着什么，闭着嘴，眯着灯笼似的眼泡。

有人把野女头上的小白帕披下来拖在身后，手中塞了根香。她双手握紧香，莫名其妙地看着围着柳床站立的人们，觉得新鲜极了。

“嘿哟——”道士手中的鼓猛敲几下，接着便冬冬轻敲，沉沉唱道：“诸佛如来把人劝，为人需当孝为先，父母恩情难尽叹，好比地阔与天宽……”

队伍绕柳床转起来。步伐像歌调一样沉重。

野女跟着前面人的步伐，机械地挪着步子，她觉得像在玩“猛虎擒羊”，又像是“拿龙尾”。只是这些大人都沉着脸，像苦瓜，她想笑，却不敢。

鼓慢慢快起来，歌也快一些了：“娘的恩情似昊天，此时思想泪涟涟……叹母亡来走得忙，孝子哭得泪汪汪。千哭万哭灯一盏，千拜万拜纸一张，灵前祭奠无亲娘，无非敬供几心肠……”唱腔深沉悲哀，队伍中有人唏嘘捏泪。

脚步却越转越快。

野女觉得已经转了九千九百圈了，她不知这“游戏”还要做多久。她的头有点晕，只见前面人的白布，飘呀飘，看不见人了。她没有了玩兴，只闻得炉内燃烧檀香飘出的香味。

“还要转好久？”她大声问阿爸。

“打绕棺，不准讲话！”阿爸轻声责骂。

队伍里的人都扭过头来看着她。她看见一张张汗泪交流

的脸，十分滑稽。

“嘿嘿……”她笑得弯了腰。后面的人被她堵住，四个主持祭祀仪式的礼生直朝她鼓眼。

“岩龙，把她拖出去！”阿爸十分生气。“这女伢，这么野！”

一个俊美的后生用那有力的手抱住她的小腰，想往外拉。

她还忍不住笑，屁股往后沉。

他使了劲，将她抱小鸡样地抱到灵堂外草坪：“小伢不兴在里面笑，懂吗？”

“为哪样？”她昂起小脑袋，看着这位岩龙。他经常跟阿爸在苏玛洞练武，她见过。

“阿婆死了。人家哭，你还笑？”他一脸严肃，声音却不凶。说罢转身进去。

“岩龙哥，岩龙哥。”

“哪样？”

“还要打好长时间绕棺？”

“要12点钟，你算算吧。”他头也不回。

“那……”她还想问问，看着他追赶，突然，脚像绑了铅块，跑不动。她急得乱喊乱叫：“岩龙哥……岩龙哥……”

她猛地睁开了眼。恍惚间觉得苍黑的洞壁上射下刺骨的风剑，所有的寒冷，黑暗都向她的胴体压来，她喘不过气。似乎还记得那远远唤回的声音，她想喊叫，双唇干得粘在了一起。她欲起身扒开余烬重新烧火，身子重得像九千九百斤。那男人，那岩龙还没来。她双手紧紧抱住他盖在她胸上的短褂，迷迷糊糊地睡着了，那轻云一样的梦带着冷风把她掀上

崖巅，她飘呀飘……

一具溺尸，又一具溺尸。她看见了一具具被洪水淹死又泡得泛白的尸体，从前面卷过，旋进了天坑。

她的衣服挂在一根青杠木桩上，裤子早不见了，下身赤裸着，头发像烂苞谷须。她的双手抓住一块柜子板，漂呀漂，她觉得自己应当像那些人一样，坠落到那死亡的深渊。那木桩像根马王钉，将她钉在那里，任凭洪水冲刷，任凭铡刀般的冷水将她宰割，肢解……

不知挨过多久，她醒过来，像是过了六万万年。一个男人的背。她在他的肩上大呕，腥臭的泥水流了他一身。

他打了个趔趄，放下她来。

她像条死鱼躺在草上。他割开一块平地，在她周围燃起篝火。柴焰像轻柔的红纱温暖地抚着她，无数只火星贴上她青紫的双颊，她慢慢睁开眼。

一个纤瘦的后生。细心地用松毛盖住了她的下身。

他对她笑笑，眼睛闪过一阵光：“你真命大，这水涨了两天两夜……听说你们寨后山崩地裂，人都冲光了。”

她的脑袋重得像灌满铅水。她听见了他的话，却不知要说什么，泪水像清泉汨汨流出。她闭上眼。耳边还在响着那震天的炸雷，崩山的巨响，洪水的咆哮。“阿爸，阿咪……她的嘴动了动。她不知道自己是在喊什么。

“来，你靠起来，把肚里的水吐完。”他抱来许多树叶，扶她坐起。

“大哥……”她意识有点明晰了，脑袋虽然还是支撑

不住。

“别不好意思。”他的脸一红：“我叫水清。”

“水清，水清……”她念道，只余下一种感觉：冷，冷……她蜷缩着，缩小着，似乎化为一滴冰水。

“呃……呃……水清……”她不能呻唤，她知道自己想喊什么，却喊不出来。这滴冰水已经僵硬得刀也劈不开了……

火烧起来了。倏间，像有万丈烈焰从石头下燃起，她被烧得快融化了，像块枫膏油柴，着了火，再无生存之理。

睡得好沉。狗叫，瓦响，她一惊而起，背起熟睡的旺儿，抓起菜刀。“冬！”门开了，几条汉子冲进来。她甩出三把镖刀，连中三个，又飞起长腿，左右开弓，扫得人如墙倒，惊得背上的伢儿直哭叫。陡地，一条套绳从后飞来，套住了她的头。大火，燃起了她的屋。她被五花大绑，只剩嘴巴还可发泄她的暴怒：“水清……”

火，烧着枫膏树枝。一堆，两堆，满坡都是枫膏油烟味，苞谷酒味，男人的汗臭味，公猪般的骚臭味。她直立着，杏眼圆睁，提防着吴七的进攻。他狞笑着向她扑来，她一闪，轻巧地躲过。

他恼羞成怒地抓起床上的旺儿：“我要你，你干不干！”边说边做着要撕扯伢儿的凶相。旺儿大哭。她心痛地走拢他抱过伢儿。伢儿立即在她身上乱拱着，含到一只奶，吸吮着，甜甜的。

吴七顺势从后抱住她，粗乱地摸着，直向腰际滑去。她

气得轻轻拂开他的手。

“嘿嘿，放下伢儿吧。”他涎皮赖脸，瞪着一对公牛般的眼珠，捧着她的奶子就要吻。满嘴黄牙，一股酒气，他像茅厕的蛆，叫人恶心。她猛地挣脱了他的手，放下伢儿，擦擦乱发，柔声说：“该死的，就那样？……”

“这样不行？”他傻呵呵地问。

“嗯。来，我再敬你三碗苞谷烧，劲大……”

“哦，哈哈……”他一把搂住她的腰，硬拉她在膝上坐下，连喝三大碗酒，醉得将碗“咣”地一声溜在地上。

她听听洞外，吹木叶声，打口哨声，猜拳声，骂娘声，大喊大叫声，震聋发聩。她把他放倒在床上，扯掉他的首帕，脱下他的布鞋，他含浑不清地哼了一声：“我要了。”就昏然睡去，鼾声顿起。她静静观看他一会，迅速用首帕将他绑在床上，背起睡熟的伢儿，闪身出去。

火，满地有大堆将熄的火，人满地是歪七八倒的人，抱刀枕枪。凄厉的寒风中散发着浓厚的酒味，混和着男人的骚气，几个醉汉在梦中叫着女人的名字哭泣。凭着一身武艺，她轻巧地摸出了人丛，来到寨门。两个哨兵不停走动着，哼着淫荡的歌。她闪到一根石柱后，待他们走远，摸了出去，好深一条山谷，两丈余宽的跳板抽进来了。她机警地闪在一棵树下，解下头上一丈八长的首帕，绑在树上，用力一蹬，稳稳甩落在对面。她撒腿就跑，陡地，树枝刮醒了背上的伢儿，稚嫩而尖厉的哭声划破了夜空。

“抓逃犯，快点！”霎时，寨内喊声震天。

火，大树四周都是火，烤得她赤裸裸的身子快出油，水蛇粗的牛缆绳紧绑着她，她气愤得快要疯了，舌头咬出了血，火绳咬得她疼痛难忍。

“你这婆娘，还狠不狠？讲，依不依我？！”吴七咆哮着，抓过旺儿狠狠往地上一丢。旺儿声嘶力竭地一叫，犹如尖刀扎在她的心上，一股热血直冲脑顶，一时间天旋地转……

“莫哭了，伤了身子。”一个浑厚轻柔的男人声，好远好远。她睁开眼，警觉地一坐而起，是那岩龙，正对她温柔地站着。太阳已在洞外的树叶上洒落着，显出蔚蓝而新鲜的颜色。她坐在苞谷壳上，梦一般地望着洞壁。她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一种男人特有的东西，好像流液似地传到她身上，把她春意融融地包了起来。她本能地抱着两臂遮住双乳，把脸颊侧了过去。他长长叹了口气，丢过一堆衣物，避开她那危险而媚人的胴体，朝火堆走去，背对她坐了下来，机械地添着柴。她默默地穿好衣服，用两手捂住脸，心碎地放声痛哭起来。许久许久，她才放完那股悲气，哽咽着说：“岩龙哥，多谢你。”

他慢慢转过身来，盯盯看着她，一脸的同情，爱怜。彻夜未眠给他那对大眼布上了一道黑黑的眼晕，黑白格对襟褂半敞着，露出劲鼓鼓的胸肌，青布宽筒裤扎着的粗腰带斜掉，头上青首帕松松垮垮。

驱邪避魔的火燃起来了，火苗痉挛几下，缓缓向他与她弹动，鹅黄的色彩染上她的脸颊，环绕着她的身子。

他沉静地、安泰地蹲在火边，心里惊叹着她的变化。仅仅十年，这个在灵堂打绕棺也敢放声大笑的野女，像一弯瘦月变成盈辉的满月，像一株小树长成了亭亭大树，令人望而叹止。难怪吴七要在黑暗中抢她上山，又破天荒没杀掉她，仅给她的反抗处以裸刑。他是恨她于死地也要将淫念向她放出去，向她靠拢，向她的肉身贴近，想窃据那盈月的银辉，霸占那温润的胴体，任那焰焰野火照亮那惊艳的女身，在她身上爱抚、缠结、焚烤。想着种种邪念与罪恶。……

“啊……呜呜。”他听见她在抽泣，猛回头，慌忙掩饰自己已经走神的窘态，说：“莫难过了，你在发烧。伢儿和他爸还靠你报仇……”

“啊！啊啊啊……她撕开身上的茅草，嘶声狂喊着，扑向黑黝黝的洞口。巨痛像一根棒槌，将她一颗紧缩的心顶到喉头。她喊着叫着，那猛力一顶，将她摔倒在冷石上。她又觉得头“轰”地撞了一下：“我要杀吴七！报仇……”

“你还是这样烈性，你越烈，吴七越要治你，他打你的主意又不是一、两天了。”他蹲着不动，像个石人。

“你怎么晓得吴七的事？”她警觉地瞪大眼睛：“你也是山上的人？是的，我怎么没想到，怎么会在那里碰上你？”

“莫乱讲。”他起身向她走来。她避蜂子精似地往后缩了缩，一脸狐疑。

“吴七是我师兄，他前几天接我上山，硬要留我一起干，我没答应。”

“你不敢杀人？”

“不！我婆娘有病。”

俩人僵峙着。

她的身体里有一块尖石在撕扎着，巨痛从她的下腹放射到腿的两侧，放射到她的胸口，那阵阵的疼痛像一排排锐刀扩散到她的全身。她知道他说的是真话，起码，他冒死救了她。她拖着酸软的身子往火边爬了爬。

他连忙扶起她。

她知道无法逃遁，紧紧抓住他的衣服，“我男人和旺儿都没有了。死，不过是吹熄一盏油灯，折断一根木棍，打破一只瓦罐。我要豁出命去，讨回这笔血债！”

“是的，等烧退了，伤好了，我帮你！”

“不！我不等，等到何年月？我不要你帮！”她猛地推开他：“你不要管我，我不要活了，去找那毒蛇精算帐！啊——”她嘶声狂喊着，扑向黑魆魆的洞口。

巨痛又一次将她弹回来，像一根拉直的弹簧，迅疾缩回它的旋丝，她倒退着重跌在地，像伐倒一株千年珙桐，像砸垮一根万年冰柱，

她听到了洞内凄怆尖厉的回音，看到了闪耀的金星……